



## 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明慧网】经过四年调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 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 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

在长达一百四十二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尽地评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中，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的蔑视。” Lamadrid 法官在裁决书中写到，“在这个旨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洗脑、心理折磨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

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则（principles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他在文件中说：“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

### 起诉迫害元凶 江罗成被告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丽维女士委任阿根廷律师 Adolfo Casabal Elas 及 Alejandro Guillermo Cowes，于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控告罗干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被阿根廷联邦法院受理，并由该庭法官 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 负责审理。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迫害的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一并审理。其迫害事实也被加进卷宗，和罗干一样被控诉同

样的罪名。

此案件几经周折，在审理过程中，中共用尽各种手段进行干扰，包括对原告律师施压，但是都未能阻止案件审理的进行。Lamadrid 法官历经四年的调查取证，做出逮捕江罗受审的裁决。

**原告律师：为自由和真理而战，感到自豪**

原告律师之一 Alejandro G. Cowes 表示，在接手这个案子前，他听一位罗马尼亚驻阿根廷大使说：“没有在共产独裁下生活的人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Cowes 律师说，“这四年调查中亲身经历的这一切，让我真正明白了这位大使的话。”他说：“在关键时刻接手这个案子，为自由和真理、为揭露共产主义的残暴而战，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他表示，Lamadrid 法官对这个案子的调查和审理是基于道德的准则。“这不是在审理一个几十年前发生的犯罪，也不是针对一个已经发生的罪行讨还公道，而是针对一个已经发生了、而且还在发生的罪恶。”

“这将是一个制止残酷迫害的开端，这场迫害必须被终止。”

### 迫害元凶必将遭到审判

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丽维女士表示：“江泽民和罗干在迫害法轮功中犯下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但是在中国，法律和司法都在中共的淫威下堕落成为迫害工具，助纣为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阿根廷法官的义举，以及正义战胜邪恶的永恒真理在国际社会里彰显。”

她还表示：“阿根廷联邦法院法官的裁定，和不久前西班牙国家法庭针对江罗等五个前中共高官启动的刑事诉讼审理程序相呼应，是诉江案法律程序上又一个重大的突破。天网恢恢，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都将被送上审判台。”



### 背景资料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十年来，经核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三千多人。还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关押、酷刑、失踪、甚至被活摘器官等等。

一九九九年，中共设立了“六一零”办公室，这是一个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特别组织，是全国范围的执行秘密警察任务、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其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许多律师把“六一零”与当年的纳粹盖世太保相比。阿根廷起诉案的被告之一罗干是“六一零”办公室的头目。

经联合国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深入调查，已确认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的证据属实，目前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中，至少有五十五个控告江泽民及其他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的诉讼案。

## 八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朝阳西大营子教养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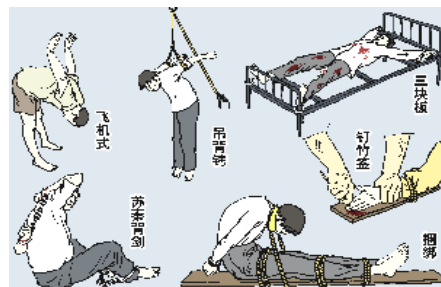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九日，八名法轮功学员被从北京转到朝阳市西大营子教养所，他们是：邢立新（河北省平泉县）、李濂（浙江省杭州）、刘文（河北省海州市）、胡庆贵（湖北省枝江市）、刘庆来（黑龙江省虎林市）及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方甫、张小东、姜春林，现分别被非法关押在五大队、二大队。

北京市法轮功学员王方甫，男，37岁，医科大学本科学历，现工作于中国气象局医院康复科。王方甫被非法抓走后，他的妻子只好放弃工作，照顾才三岁的女儿，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王方甫原籍是河北省赤城县东卯镇。

王方甫2002年被丰台分局国保大队绑架，几个恶警断断续续折磨他四

个月，期间他们动用了各种酷刑：抬背铐，压杠子，扇耳光，电击，扒光衣服泼冷水，拔眉毛、胡子，在地上拖、在地上踏，使他十天时间走不了路，遍体鳞伤，右手指甲破裂，腕部末梢神经损伤，拇指麻木半年多。

后来王方甫被北京市非法劳教二年零四个月，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团河劳教所等地。在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他一直真实反映自己自1995年炼功以来的修炼体会和思想认识。由于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延期劳教迫害10个月，被从团河劳教所秘密转往女子劳教所少教队，最后两个月又被转到河北保定



劳教所，后被释放。在被劳教的二年零四个月期间，他经历了种种非人的折磨，白发满头。

2009年9月15日晚8点，王方甫被北京市海淀区国安警察伙同大钟寺派出所警察，以安全排查为名，在家中绑架，被非法劳教二年半，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海淀区拘留所和北京市团河劳教所。11月下旬又被转送到辽宁省朝阳市劳动教养所。◇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一九九二年二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四个年轻人，都三十岁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的一个冬夜里，刚满二十岁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试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是奉政府命令所为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判决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

## 请告诉他（她），您还有别的选择

候，良知是最高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审判台下的旁听人群中，坐着被害人克利斯的母亲，她在法庭上第一次见到了儿子被洞穿前胸的照片，自然伤心欲绝；我在想，英格·亨里奇的母亲心情一定也很复杂。如果时光能退回两年，这位疼爱孩子的母亲会不会告诉儿子：一定要记住，你还有别的选择？

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位曾经担任过边境守卫的前东德人，“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公平。”“……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是的，英格·亨里奇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只要他愿意听从良知。然而如今，一切已经晚了，时光不可能倒流，他的母亲

也无法帮忙。这件旧事发生在德国的昨天，但类似的审判，会不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呢？在这样的审判来到中国之前，如果您有认识的朋友、亲人的工作部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话，您愿意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么？您愿意告诉他们“您还有别的选择”么？

其实已经有许多良知复苏的警察，选择了让将被无辜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事先得知消息转移他处；更有一些狱警、看守不但选择了善待法轮功学员，而且积极为自己赎罪：把作恶者的罪证悄悄记录，作为将来对罪犯审判的证据……

正义的审判并不遥远。近日，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等五人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

当英格·亨里奇开枪射击克利斯的时候，他没想到转眼之间，那个“背叛社会主义”的“叛国者”是无辜的，而自以为“捍卫社会主义”而不必为开枪负责的他却因为杀人罪而受到惩罚！正义到来的如此迅速！而在审判到来之前，上苍已给每个人留下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